



教宗比約十一世

論聖教會的教育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頒發
中華公教教育聯合會恭譯

教宗比約十一世

論聖教會的教育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頒發
中華公教教育聯合會恭譯

SERIES: LITTERAE ENCYCLICAE

cura Commissionis Synodalis edita

教宗通牒

公教教育聯合會出版

Fasciculus 4

"DIVINI ILLIUS MAGISTRI"

PII PP. XI

LITTERAE ENCYCLICAE

diei 31 Decembris, 1929

De Educatione Christiana Juventuti

2a Editio—Mense Junio 1936

VENIT,

sicut omnes Commissionis Synodalis publicationes,

apud:

TYPOGRAPHIAM LAZARISTARUM

SISHIKU, PEITANG, PEIPING.

北平。西什庫。遣使會。印字館。

CUM APPROBATIONE ECCLESIASTICA

教宗比約十一教育通牒

● 節 目 ●

討論聖教會教育的動機

聖教會教會的體質緊要和尊高

教育的職務歸誰

聖教會教育的職務

一 超越的特點。

二 超性慈母的地位。

三 聖教會教育權的範圍。

教宗比約十一教育通牒 節目

四聖教會教育權與家庭國家教育相協和。家庭教育的職務

一家庭教育權大於國家教育權

二家庭教育權雖不可侵犯却不可自行獨斷。

三尊重人權的國家承認此種權利。

四聖教會保護家庭教育權。

國家教育的職務

一公共的利益。

二兩種義務。

三國家能專辦何種學校。

四聖教會與國家相連絡。

五與聖教會合作的緊要利益。

教育底目的

一 自然教育的錯誤。

二 性教育的危險。

三 男女合校的誤解。

適宜的教育

一 信友家庭的教育。

二 聖教會的教育。

三 學校的教育。

公教的工作保護教育

一 培植良好的教師。

二 痛斥世道的衰微。

聖教會教育的宗旨和方法

一 造就眞實信友，

二 完成高尚國民。

三 以神師耶穌爲模範。

結論聖教會教育的成績

教宗比約十一世通牒

論聖教會的教育

可敬諸神昆，可愛諸神子，予祝汝衆安好，並降以宗徒遐福。

神師耶穌在世時，固以無限慈愛，愛護全人類，雖是罪惡不堪的人，亦未曾摒絕；但他對於孩童的愛情，尤其懇切，曾說過這樣充滿慈愛的話：「你們任憑小孩子上我跟前來吧。」余爲神師耶穌現時的代表，每遇順便機會，也必要表現對於孩童慈愛的心腸，聚精會神，替他們經營打算，關於聖教會的青年教育問題，給他們製定極適當的規條。所以屢次引用神師耶穌的言語，囑咐，勸勉，開導，向青年們及他們的父母師長，說過多少有益的話，討論聖教會的教育。

討論聖教會教育的動機

余如此的操心，如此的辛勤，不願順利不順利，原是爲盡余爲公父爲司牧的責任。就如聖保祿宗徒所說：「無論順逆，常要努力奮鬥，以恆忍及各樣教訓，中斥，懇求，責備。」如今的時代，更要緊如此：因爲有許多人，雖在極重要的問題上，也竟沒有個清楚的了解，缺少正直的審斷，實在可惜。

現今時代的景況，各處學校問題，教育問題的紛爭，還有諸位可敬神昆，你們及你們所屬，誠懇向余表示的希望，並余對於青年熱烈的慈愛，都催逼余，一再審量解決這個問題。但這問題的學理和應用，其範圍之廣大，幾於不可限量。余並非要全部澈底研究；不過要把重要的原則和方法，簡明的討論一番，並把其中所包括的，和歸于應用的事項，陳說明白就是了。諸青年，及負教育青年責任的人，可以此諭當作余領受鐸品五十年慶期，特賜的紀念品。

誠然，關於教育問題，從來沒有發生過像如今這麼大的紛爭。故此到處，都有些個改良教育的教師；他們對於教育，打算擬定一些新理想，新方法，他們誇張用這些新理想，新方法，決可以得到更順利更有效的教育，足以使日後的人衆，得着所希望的現世幸福。

這件事的原因，實因人乃天主所造，肖似天主，將來還要享見至完備的美善天主。人從現世一切事物的繁華發展中，很容易理會，表面的福樂，不能使個人，使羣衆，得着真實的幸福，於是他們越發覺着，造物主所賦與人性急切向上的激刺，時時要求一種更完美的生活方式，便想在教育上去尋找牠。但其中好多人，可說是過餘以辭害意，他們認定這完美的生活，單根據人性，並且單靠人性的力量，可以使牠實現。因此這些人，他們的眼光，他們的心意，既不歸向萬物的原始，萬物的終向，天主，只是全心倚靠虛幻的世物，只是仗

恃自己，很容易走入歧途。於是常覺心內猶豫煩悶；終須把他們的心思力量，歸向諸德的正鵠。天主爲止。就如聖奧思定的名論所說：「主，你造了我們原是爲你，我們幾時不歸向你，我們的心是不得安的。」

聖教會教育的體質緊要和尊高

所以在關係教育的事項上，不被欺哄，和不背離最高無上的終向，是同樣極有關係的；因爲不拘任何教育的工作，都必須歸向這個最高無上的終向。各樣教育的方法，原來都是爲造就人現世應有的態度，好能達到造物主與他指定的最後的終向。那末絕不能有一種真實的教育，完全不顧最後的終向的。況且自從天主，用他的惟一聖子，宣布了他自己是道路，是真實，是生命，在現世事物的秩序中，除了聖教會的教育，自然再不能另有一個圓滿純全的教育。故此聖教會的教育，是一個極重要的問題，原是顯而易見的。因爲

這種教育不但關係個人，而且關係家庭和社會的團體。家庭社會團體的精神能力，完全是由個人的精神能力生出來的，以個人的精神能力爲原素。從以上所說的原理，便能明瞭聖教會的教育，超出各種教育以上，實是因爲他最注重使受教育的青年，得着至大之善，即是天主，並且按現世之所能，與人類社會貢獻極大的利益。假使推行這種工作的人，他們服事天主，完成個人和社會的進步，所得效果，必然更大。因爲教師，陶成感化青年的心志，足以指導他們將來生活的程序。正如知識經書上所說的：「幼年遵循的路程，雖老不離。」聖若望基所論教育青年，寫的很有理：「還有什麼，比指導幼年人的心志，陶成他們的品行，更大的事呢？」

到底爲發明聖教會教育的廣大價值和他超性上的尊高，再沒有比吾主耶穌極親愛的言語，更有力量的。耶穌好似拿孩童們當了自己說：「無論

誰，爲我的名字收留這樣孩子中的一個，就是收留我。」

但是在這極關重要的工作上，爲避免錯誤，並賴天主聖寵的提攜，得着順利進步的正道，最要緊察看清楚的，就是聖教會的教育所希望的是什麼，根據什麼原理；這便是說的，教育的職務歸誰，誰要緊受教育，此外要緊有什麼環境，並且按天主上智安排事務的秩序，聖教會的教育，有什麼特別的方法和宗旨。

教育的職務歸誰

教育的職務，不歸於個人，必該歸於社會。重要的社會，却有三個，他們彼此雖然各自各別，但天主的聖意，却要他們彼此有相當的連屬。人一生在世，上，便屬這三個社會權下。其中兩個是本性系統中的：就是家庭和國家。第三個是聖教會，乃是超性的。家庭佔首位，是因爲天主設立了家庭，給他指定了

宗旨，原爲使他盡傳生教養子孫的責任。所以按他本然的性質，他的權利就超越國家社會以上。然而家庭，却不是一個完備的社會，因爲爲達到她最尊高的宗旨，當用的方法，她不能完全自備。國家的團體，却是一個純全完備的社會，因爲他的能力，爲得他的終向，即是現世公共的幸福，原有一總緊要的方法。爲這個緣故，國家超越家庭；家庭實賴與國家的連絡，纔能妥善完成她的使命。第三個社會是聖教會，人賴聖洗的洗滌，在這社會中，得着聖寵的生命的。聖教會本是超性的，包括普世的人類；且又是完備的，爲達到他的目的，却是人類永遠的安寧，他自有一切的方法，所以論系統說，她算最尊高。

故此教育，既是施行在完整的人身上，就是不論個人是國民，在本性的階級上，或在超性的階級上；按天主的安排，自然這三個緊要的社會，各有各的終向，均平都有教育的職務。

聖教會教育的職務

到底聖教會教育的職務，因着兩種超性的名義，佔了更超越的位置。天主把這名義，只給了聖教會，所以比任何本性的名義，更尊高，更有價值。

一 超越的特點

這種名義的首要理由，是根據他至高師職的權利和責任。當初耶穌建立聖教會，付與聖教會師職的時候，曾說過這個話：「天上地下一總的權柄，都給了我，所以你們當去教訓萬民，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給他們授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要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同你們日日相偕，直到世界窮盡。」耶穌基利斯督，吩咐她教訓萬民的時候，同時也賜與這師職，一個不能錯誤的恩典。故此聖教會，原是耶穌建立的真道的根基砥柱，使她教訓萬民，信仰天主，使耶穌付與她的寄托物，不受傷損，並且按着天主默示道理的規範，指

引衆人，及人類互相來往的行爲，全要合乎良好的道德，完整的生活。

二 超性慈母的地位

這名義的第二個理由，是根據超性慈母的责任。聖教會原是基利斯督的淨配，就因着這慈母的责任，把聖寵的神生命，傳與世人，並用聖事及她的訓誨，養育提攜這個生命。故此聖奧思定說：「凡不認聖教會爲母的，他便不能以天主爲父。」這話說的很有理。

聖教會，在一切施行教育職責的事務上，即是在栽培信德，訓導品行上，天主親自使她分享神師的職權；並因天主的特恩，她也不能舛錯。故此聖教會，是人類至大至可靠的教師，自有不可侵犯的權利，施行教誨的自由。因此可知，聖教會，無論是在她教育職權的根本問題上，或在施行這種權利上，於一切關係她職權的事件，並爲施行此種職權緊要或附合的條件上，當然不

屬於現世任何勢力之下。至論關於其他訓練及人類的制度，既係個人及社會共同共有的權利，聖教會故此也有主持這些訓練的權柄，並不妨碍任何主權。尤其還有權柄，審查這些訓練，是否能與聖教會的教育併行，或與聖教會的教育反對。她有這種權柄，原是因着她既是完備的社會，對於選擇她應用的保護幫助，以得她的終向，當然她是自由的。其次，是因爲任何規則制度，即人類的一切行爲，都該趨向最後的終向，是不得不服從神律的命令的。聖教會却是保護解釋神律，絕不能錯的明師。

前任教宗比約十世，對於此事發表的意見，更覺清楚：「凡是信仰聖教會的人，他的一切舉動，雖是辦理俗事，也不可忽略了那些本性以上的美善，並且該按聖教會明智的規矩，把諸事都歸向至大的美善，當作最後的終向。他的一切工作，在道德的程度上，或善或惡，就是說的，與神律性律，或合或背，

都該受聖教會的裁判管轄。」

再說還有一位世俗人（滿則尼）原是超羣的著作家，對於觀察真理，很是精細正直的。他如何澈底明瞭，解釋了聖教會根本重要的道理，很值得把他的意見記述出來：「對於風紀的理論，聖教會不但主張歸於自己，而且申明應完全歸於自己。聖教會却總不肯說，凡離棄聖教會慈母懷中的人不能認識一條生活正路的真理，並且這種意見，雖有人根據許多似是而非的理，由提議出來，聖教會却一再的駁斥了。到底聖教會，可是自古及今，以至永遠，常決定的承認，獨她自己，因是耶穌基督所建立的，又因耶穌之名，從聖父領受了聖神，直接得了道德完全的真理，永不能失。那些真理，或以人類本性明悟的引導，所能得的，或是天主默示的道理，或是從默示道理中，能引伸而出的，都包括在內。」

三 聖教會教育權的範圍

至論文理科學藝術，爲聖教會的教育，及救援人靈的一切工作，只要是要緊或有用的，聖教會都提倡。故此開設學校，輔助教育，爲能教授各類學科，完備各級學制。至於體育教育，亦不應認爲聖教會教育範圍以外之事，因他對於聖教會的教育，也能有利害的關係。

聖教會各類教育的工作，爲不信仰基利斯督，自求喪亡的家庭或民族，實在也有很大的利益。按聖依拉戀的意見：「再沒有比不收留基利斯督，爲世界更是凶禍的。」而且爲國家處理政務，絲毫沒有妨碍。因爲聖教會，原是極明智的慈母，絕不限制爲教育俗人的學校，服從各國政府合法的規定，並且常希望與執政者協力合作。即或偶有衝突，也希望共同協商辦理。

此外聖教會，原有防範合盤教育的權利和責任。這種權利責任，並不能

卸脫或推委。在於任何公立私立學校中，對於他的子女信徒，不但常注意所教授的宗教道理，連一切普通的科目，只要與宗教或道德的條節有連貫，決不能不過問。

到底聖教會施行此種權利，不可視為干預他人之事，實係一種慈母的照顧，保護他的子女，於完美的教義，聖善的道德，不受流毒的災害。聖教會的這種防範，不但絲毫確實障礙，不能因之而有，且對於家庭社會的秩序昌盛，實有很大的效力。因為青年無知，最容易受沾染，甚至於演成終身的惡習慣。聖教會的防範，能使青年不受這種毒疫。按教宗良十三世的遺訓：「幾時廢弛了聖教會和道德的純正教育，人心志的訓練，是必要失敗的。幼年人既沒有敬畏天主的心，他們絕不能承負高尚生活的規則，既不能勇敢敵抗他們的私慾，很容易到了擾亂國家的地步。」

聖教會所有教育的職務，按基利斯督「教訓萬民」的命令，並沒有地點時期的限制，當施與萬民，世界上不拘什麼權柄，也不能合法的抗逆阻止。他但是首先顧及信友，聖教會就如慈母，為他們特別經心掛念。此外在各世紀中，為他們的利益，也設立或擴充了許多各級各科的學校。就如前不多時，遇着機會，余曾說過：「中世紀時，隱修院，修院，聖堂，聯結的堂口，大堂或大堂以下的教務會，原是很多的，（竟有人說是太多了，）這些處却都有學校，寄宿舍，學生教育訓練所。此外還應加上，宗座或聖教會，在各處發起建設管理的大學。這種極美麗的景象，真是無時無有，至論而今，更是大有可觀，因為現今所有的，按時勢的環境，更是完備。凡是研究比較這種成效的人，他們都驚訝不止，讚嘆聖教會在這種事上，創辦了多麼大的事業，如何盡了天主付給他訓誨人類社會，求神聖生活的職務，得着如何大而且多的美滿效果。其實

聖教會按他的責任把所教育的學生聚集起來無時無處不是成千累萬這事人既不能不驚異那末聖教會爲教育青年並把真實純正的訓練和道理施與他們所作的種種事業人更是要奇異的了。因爲聖教會自從文化未開的時代即能使文學哲理藝術顯著於世。至論建築學尤爲聖教會的特長。故此社會文化學術的寶藏得以傳流至今是必該歸功於聖教會的經營保持。

聖教會所以然能辦也實在辦了這些事因爲所付與她的教育職權即外教也一包在內。因爲人類的終向原是爲進了天主的國得永遠的救贖。就如現今聖教會的傳教士在外教的地方更立許多宣傳信德的學校自恆河兩岸至到黃河及南洋羣島自斐洲大陸至南巴塔哥尼亞及寒帶阿拉斯加。從前聖教會也是如此用她的宣傳福音的人陶冶各民族趨化於聖教的生

活和人類文化，世界現今的奉教國，就是從那時組織成的。

所以教育的職務，按權利，按事實，有一種特別的理由，該歸於聖教會，原是確定無疑的。並且凡是心無成見的人，他必不能思想出一個正當的理由，來反對阻擾聖教會，這種叫人類社會，現今得沾實惠的工作。

四 聖教會教育權與家庭國家教育權相協和

況說聖教會這種特殊的權利，不但不與家庭國家的權利，互相衝突，反到極相符合；並且與個人所有的權利，保留個人知識，及研究智識所用的理論科學，並任何教化心志的正常自由，亦皆符合。但爲即時證明此種協和的根本緣因，須知聖教會的權利，所根據的超性的系統，絕不破壞或減損，前所述的，其他權利所歸依的本性系統；反到把他提高而完美之。這兩種系統，却以適合他們性質品位的互助，彼此補其不足。因爲都是從天主而來，天主絕

不能自己相反自己；一天主的一切工作，原是完備的；他的各種方法都是公
正的。」

如今若分別討論，歸於家庭和國家的教育職務，自然這個問題，就更清
晰了。

家庭教育的職務

聖教會和家庭，既是同樣由天主而來，他們的職務，原是密切相合的。實
因天主在本性系統中，直接把滋生的能力，付與家庭；這原是生活根源，所以
也把教育生活的職務，和維持系統的權柄，一同付給他了。

一 家庭教育權大於國家教育權

聖多瑪斯聖師的意見，素常很精確，言論也很高超；他論這件事說：「萬
物的根源，本來是天主；但生身的父親，却特別的分擔了人類根源的分子，父

親也成了傳生教育訓練，及一切完成人生的根源。」

所以家庭，直接由造物主，得了教育子女的職務權利。這種權利因和極重大的責任相連，絕不容拋棄；且又超越任何社會國家的權利以上。故此世界上，不拘什麼權力，也不可侵犯牠。

二 家庭教育權雖不可侵犯却不可自行獨斷

聖多瑪斯論這種權利的神聖說：「兒子本然是父親的份子，按性律，在開明悟以前，須由父親管理。故此若在開明悟以前，使他脫離父母的管理，或相反父母的心意，爲他擬定什麼規則，是一件反對本性公義的事。」爲父母的，既負這種管理的責任，直到子女能以自立爲止，自然他們教育子女的權利，也該延長到此時，他人是不該侵犯的。聖多瑪斯說：「性體不是單爲傳生兒女，還希望把兒女引導提攜，到人類所造就的完美狀態，卽是道德的地步。」

因此聖教會按着法典上的明智，在聖教會的法規上，極清晰的，極完備的，載明此項規定：「父母負極重大的責任，須極力管顧兒女宗教，道德，體育，公民的教育，並且還該照料兒女現世的福利。」

在這件事上，普世人類的思想，原是相符的，所以凡敢說，兒女原屬於國家，並非屬於家庭，國家有絕對教育權，這便是明明反對人類共同的思想。這等人所據的理由，是人生來即是國民，所以開始就屬於國家。這種理由，沒有絲毫價值，他們決未設想，人尙未作國民以先，便該生活，給他生命的，不是國家，乃是父母。教宗良十三世說的很對：「兒子是父親的份子，也好似是擴大父親的人位。若要切實點說，兒子不是藉着自己，却是藉着他所由生的家庭，組成了國家，成爲社會的份子。」故此「國家，實不能取消或攘奪父親的權

柄，因為這個權柄，和人的生命，是從一個根源來的。」這也是教宗良十三世在那通牒上說過的。到底可不能因此，就以爲父母所有的教育權，是絕對的，是獨尊的。因他原該緊緊符合於人最後的終向，屬於性律神律以下。就如教宗良十三世，在別的一個很可記念的通牒上，討論奉教國民的重要義務時，也曾提到父母所有的權利責任的大概：「父母根據本性，就有訓誨他們所生的子女的權利；天主的恩惠賞給他們兒女，是有目的的，他們既得了這責任，就該教養訓誨兒女，合於這個目的。所以爲父母的，要緊努力，在這類事上，不受任何侵犯，也該極力保持，按聖教會的規則，引導兒女的權柄；這原是他們的責任。特別是還該禁止他們的兒女，不入有危險的學校，怕他們沾染罪惡的流毒。」

到底還該注意，家庭所担負的教育責任，不但只是宗教和道德的教育，

並且也包括體育和公民的教育，特別是與宗教道德教育有關係的部分。

三 尊重人權的國家承認此種權利

其實這種不容反對的家庭教育權，在尊重性律的國家，原是一再正式承認了的。我們可以從現今各國中，取一個榜樣：亞美利加的合衆國最高法院，解決這個重大問題的時候，聲明說：「國家絕無全權指定惟一的樣式，令人們都該照此樣式教育青年；也沒有權力，強迫青年，只准在公立學校受教育。」所根據的理由，却是由性律引中出來的：「兒童原本不是國家制造的純單物，養育管理他的人，便有與這極尊重高責任相連貫的，教育兒童的權利；並爲盡這種責任，也有籌劃的權利。」

四 聖教會保護家庭教育權

國家的執政者，尤其是最近時代，史事作證，常有侵犯了，或仍繼續侵犯

人類造物主付與家庭的權利。到底聖教會，時常擁護保障這種權利，也有真確的事實。至論家庭，誠懇信任聖教會的學校，更能使史事的証據確定。就如前不多時，余與總理國務樞機主教寫信說：「家庭立刻能明瞭事實的狀況，並且自聖教初興，以至到現今的時代，為父母者，雖然信德薄弱，或毫無信仰，却遣發護送他們的兒女，入聖教會所設立，所管理的學校受教育。」

因為父親的感覺，誠切傾向聖教會，這原是天主所賜的。他知道自己在聖教會內，能得着家庭權利的保護，也能得着天主在事物的順序中，所安置的和平。聖教會明知道她的職務，是管理普世人類；她的責任，是使普世人類，都信仰惟一真教。但她雖然不斷的保持她的權利，也常提醒奉教的父母，使兒女領受聖洗，受聖教會教育的責任；到底她却極尊重家庭教育的自然權利。故此，若沒有真正緣故，沒有詳細審查，在外教人的兒童能以自己定奪，能

以自由奉教以先，她不肯給他們付洗，或擔負教育他們的責任。

故此如在前曾提過的書信中，我們所理會的，却有兩件極有關係的事，是極清楚的：就是「聖教會常為家庭的益處，表顯自己是位教師，管理教育；家庭也都信任聖教會的教育，把成千累萬的子弟，託與聖教會教導。」這兩件事，便能表示一個，在道德和社會的系統中，極有關係的真理：就是教育職務，按本性和超性的權利，特是聖教會和家庭最宜執行的；所以也就不受任何取締，侵犯或刪改。」

國家教育的職務

這種特歸於聖教會和家庭的教育職務，據我們看，為國家有很大的利益；對於國家，按天主安排的次序，所有關於教育真正的權利，絲毫害處也沒有。天主把這權利也賞給了國家，但不是以父親職權的名義給與了聖教會。

和家庭一般；而是因爲他有提倡現世公共利益的權柄；這原是他本來的宗旨。從此可知，教育歸於國家的方式，並不是如同歸於聖教會或家庭一般無二的；乃是另一種，與國家本來宗旨相符的方式。

一 公共的利益

這個宗旨，即是現世公共的福利，却在於使家庭及個人，於施行他們的權利上，享受安寧和保障；同時使衆人協力合作，達到在這暫時生命中，所得的超性和暫世事物的發展。故此國家所有的權柄，他的職務，原分兩種：

二 兩種義務

就是保護和提倡。決沒有把家庭及個人吞併或代替他們的權利的職務。故此國家對於教育，所有的權利，更好是說，所有的責任，是用法律保護，更佔優勢的家庭權利。前已提過，就是按聖教會的規則，教育子女的權利，尤其

聖教會，施行這種教育，所有超性的權利，國家有服從的責任。

假如有時爲父母者，因着無知無能，或實際上或形式上，缺了他們的本分；保障子女的權利，也是國家的責任。就如前頭已經提過，父母的教育權利，原不是絕對的，也不是獨尊的，該遵本性超性的法律。所以不但屬於聖教會的權柄裁奪之下，爲公共的利益，也屬於國家監察保護以下。實是因爲家庭，並不是一個完備的社會，他本身不能有一切緊要條件，以圓滿完成自身。在此種光景上，而這光景却是很少，國家便不是侵佔家庭權位，却是爲尊重子女本性的權利，和聖教會超性的權利，用適宜的方法，來補救照管這種需要。國家的權利和責任，概括說，是按着理性和信仰的規則，保護青年道德和宗教的教育，除滅公衆妨害此種教育所有的事項。國家特別的責任，按公共利益所要求的，是用各樣方法，提倡教育，訓練青年。首要的，是該保護相幫聖教

會或家庭所創辦了的事業；這些事業，歷史和經驗都證明是很有效力的。其次是在某處，這種事業尚未興辦，或不完備，國家該補充之，還該出資設立正式的學校學院。因為國家的財政，自然比私人充足，這項為公共需要收入的財物，當然該為招納此款的人，為他們的利益使用，纔合情理。此外國家能覈定規，國民在受科學倫理體育教育之後，督催他們熟悉公民及國家的權利；這原是很重要的，特別是如今的時代，為公共利益，是所必需的。然而很明顯的一件事，就是國家用各樣方法，在公立私立學校，提倡教育訓練的事上，不但該尊重聖教會和家庭本有的權利，施行聖教會的教育；還該維持他們所有的名分。故此，國家若把教育訓練的事項，全都包攬起來，以至於實際上或形式上，強迫家庭，違背着教友良心上的責任，取消他們合法的選擇權，使他們的子女，都該送入國立的學校，這是悖理的行為。

三 國家能專辦何種教育

到底此事並不阻止國家，爲正當治理國務爲維持內外治安，諸如此類，既爲公共利益十分要緊，便該有專門人材，和特別籌備，設立爲預備某種職務的學校，特是軍事學校，只要在一切歸於聖教會或家庭的事項上，國家慎防不侵犯他們的權利。此處余再提醒一件事情，也很有益處，就是現今的時代，特興一種民族主義，不但無節無度，諸多錯誤，還妨害真實的安寧和昌盛。在他們稱爲軍事訓練的體育教育上，常是過度，不但男生該受訓練，還有時相反着人生的性質，訓練女生。在主日上，把專務神工，治理家務該用的時間，屢次叫體育教育給耗費了很多。余此處所願指責的，不是正當訓練的方法，或合理的心志勇敢，乃是那些無節無度的事情，比如強橫的精神，這種精神和心志堅決，及爲保護國家，維持秩序，極高貴的尙武精神，絕不一樣。余同時

也不贊成過餘獎勵比賽，連外教文化的時代，真正的體育教育，也是因此衰弱失敗了的。

此外，不但青年人的教育，即各等年級，各等狀況的人的教育，凡可稱爲公民的，都歸於社會國家。這種教育，按積極方面，在於與屬於社會的人民，指定普通的教材；這類教材，使明悟得着事物的觀念知識，並激動覺官，足以牽引心志向善，而且是情理必然的。按消極方面，在於預防阻止一切的障礙。公民教育實際上，很寬廣，很複雜，差不多把國家爲公益的一切工作，全包括在內。既該與公平的法律相符合，便不能與天主所立，爲法律明師的，聖教會的道理相違抗。

四 聖教會與國家相連絡

以上所論，國家於教育上，能施行工作的一切事務，全倚恃聖教會論建

設基利斯督國家的道理，爲堅固不變的基礎。這道理，前任教宗良十三世，在 *Immortale Dei* 及 *Sapientiae christianae* 通牒上，陳述的很清晰。教宗說：「天主安排了兩種權柄，治理人類：一是聖教會管理神事；一是國家管理人事。就這兩種權柄本身說，都是至大的，各有其範圍的準界限；而且按每個的必然性質和原因，這個界限原是確定的，就好像劃定一個區域，各權柄的工作，以本然權利，在區域內施行。到底因爲這兩種權柄的命令，都施在同樣的人身上，而且因爲能遇着同樣的一件事，雖然情形不同，却是一樣事，屬於這兩權柄的裁奪之下，至明智設立這兩種權柄的天主，必該按妥善的順序，安排他們的出路。」聖保祿說：「現在所有的權柄，都是天主建定的。」然而青年教育，實是歸屬聖教會和國家的，諸事中的一件；不過如前所說，歸屬的情形不同就是了。教宗良十三世又說：「故此在這兩種權柄當中，要緊得有一個

規定的連絡，這種連絡，正好比作人靈魂和肉身相連貫的結合。至論這種連絡，是怎麼樣的，是多麼大的，除非按前所說，回顧這兩種權柄的性質，審查他們的高超，和他們終向的尊高，用別的法子是不能定斷的。因為國家的權柄，直接最大的宗旨，是照管暫時事務的利益；聖教會權柄的宗旨，是尋求天上永遠的福樂，所以凡是在人類事務上，可稱神聖的，或是與救靈魂恭敬天主有關係的，不拘是按他的本然，就歸於此類，或是因著他趨向的目的，可認為歸於此類，都在於聖教會布置權限中。其餘國家政治權利範圍以內的事，當然屬於國家權利之下，因為耶穌基督曾命責撒肋的歸責撒肋，天主的歸天主。」

不拘何人，凡不肯承認此種原則，因此也不肯把這原則實施在教育上的，他必然要否認基督，為人類永遠的救援，建立了聖教會。也必要確認

社會國家不屬於天主，也不屬於他的性律神律之下。這實在是一個顯明的罪惡，也很反對健全的理性。至論關於教育，爲青年正當的訓練，極端有害；而且爲國家本身，及人群真實的順利，也有無窮凶禍。反之若實現此種主義，爲國民正當的訓練，必有極大的裨益，這原是事實和各時代的歷史明白作證的。故此聖教初興的時節，忒滔良用他的保教書，及聖奧思定，活着的時候，都能對聖教會的仇人質問說：「凡說基利斯督的道理反對國家的，就請他，按基利斯督的道理，編制一個軍隊；請他全按基利斯督的道理，命該怎麼樣的，照樣造就成同樣的籍氏，丈夫，妻子，父母，兒女，主人，奴僕，君王，判官，以及清償債務，納稅收稅的人，然後他們再敢說聖教會反對國家；恐怕他們反倒要毫不遲疑的，承認聖教會的道理，若是好好服從爲國家原是一棵難得的救星。」但因討論的問題是教育，此處恰好提述，聖教會的著作家，在近代文學復

興的時節，如何格外的發揚了聖教會的真理，而且以事實做証。樞機西爾位安多尼亞諾，原是極熱心極博學的著作家，對於聖教會的教育，功勞也很大；他是極著名的教育家，聖斐理伯內利的徒弟，也是聖加祿包羅門的師傅，且給他充當拉丁文函件的秘書，因聖加祿的懇切請求，著了一本金書，名叫「聖教會子女的教育」，在這書有這段推論：

五 與聖教會合作的緊要和利益

「現時的統治，越與宗教的統治相協合，並且越輔助發展宗教的統治，為保護國家力量越大。因為管理聖教會的，幾時按他的終向，用神權和超性的助力，謀求造就好教友，同時自然而然的，也要造成好國民，合乎國家權柄下當有的式樣。因此還有這種光景，就是在羅馬聖面公會天主教的國內，良民同好人，是一件分不開的事情。所以凡把如此相連的事給分開的人，並想

不用那所以造就好教友的方法，而想另用別的法律，別的規則，可以造就好國民，他們實在大大的錯了。人類的明智，不拘怎麼宣傳辯論，其實凡與平安和永遠的真幸福相背馳，而且相衝突的事，絕不能貢獻現世的真和平真安寧。」至論聖教會，有完全絕對的教育使命，爲國家爲科學，及科學的研究方法，毫無可怕懼的。因爲聖教會的學校，所有的各級教授各種科學，決不需要辯護。他們在衆人前所得的好感，所享的榮譽，所贊助並所發生的許多新知識，尤其是所貢獻於政治，職業，教育，及人生各類事業，富有學識的人材，都是以誇揚他們的光耀。這些事蹟，完全是瓦諦岡大公會議所決定的那端道理，極顯明的證據：「信德和理性不但不能彼此反對，反倒彼此相成，因爲純正的理性，證明信德的基礎；並因信德的光照，研究超性的學問。信德却保護救助理性不染錯誤，加增理性許多知識。故此聖教會決不致於妨碍人類藝術

科學的進化，反倒以各種方法輔助他發展。因為他並不輕視，不忽略關係人生的利益，還承認這些科學文化，既是從知識之主宰天主而來，若妥善研究，賴天主聖寵相幫，還能歸向天主。也不阻止各種科學，在他們的範圍以內。引用本然的原理方法，但她雖承認這正當的自由，却謹慎防範，不許科學沾染什麼謬理，攻擊天主的道理，或是越出他們的界限，霸佔，擾亂屬於信德的事項。」這個提倡科學的正常自由的標準，同時也是教授訓育的正常自由，不容侵犯的標準。所以幾時傳授學問與人，便該遵守這個標準，尤其教授青年，更有公義上重大應守的責任。實因教師，不論是官派的，是私聘的，他們的教養權，只是分享一部份，並不是完全絕對的。且因聖教會的兒童青年，他們都有極神聖的權利，享受按照聖教會的道理，真理的基礎的教育。凡是妄用青年對於師長的信仰心，或利用他們不明事理，偏於虛妄的絕對自由，敗壞他

們的信德的人，實是加給青年極大的傷害。

教育的目的

實在總不可忘記聖教會的教育，教育的是整個的人，就是靈魂和肉身相結合成爲一個性體的，具有靈魂和肉身各種能力的人。這些能力或由人性而生，或超越人性以上，一如我們用純正理性，或因天主默示，所認識的人；就是那失落了原先的尊貴地位以後，基利斯督把他救贖出來，又把他安置在那超性的地位，成爲天主的義子的人。到底却未曾把先前，肉身不死，靈魂平靖完美的特恩，從新還給。故此因亞當的罪過，傳入人性的各種凶惡，特是志意的薄弱，心情的私慾，仍存在人身上。但是兒童心中沾染的愚昧，用訓練的笞杖，便能驅逐牠。所以從幼稚年齡，就該改正他們向惡的偏情，鼓勵向善的意志。尤其是該用天主指示的道理，啟發他們的明悟，用天主聖寵的相幫，

堅定他們的意志。因為若是缺少了天主的聖寵，不拘誰也不能約束他的貪欲，也不能完全實現聖教會的訓練栽培。為此基利斯督，付與聖教會天上的道理和聖事，使他成爲人類有能力的教師。

一 自然教育的錯誤

爲這個緣故，教育兒童的各種方法，凡是只仗本性的力量，輕視忽略天主所付，爲造就信友生活的方法的，全是虛假而且多錯誤的。同樣教育青年的各種方法，凡否認或不注意，原祖與後代遺留的原罪，也不承認天主的聖寵，只是完全倚仗本性的能力的，實是大大的背離了真理。還有現今宣傳的各種名目的學理：他們的主張是，任何訓育的完全基礎在於使兒童以自己的聰明，自己的意向，隨便訓練自己，不必仰賴尊長教師的指教，用不着法律及人類和天主的相幫。諸如此類的事情，倘若有個確定的範圍，就是這類的

新式教師，希望青年們，年歲越大，知識越廣，越自己努力，個人自身的訓育，同時也使兒童的教育上，除了合理的訓戒以外，免去強迫和嚴厲，這原是對的，並且也不新奇，因為聖教會也是如此主張。聖教會的教師，按着先人傳留的風俗，也保持了這種辦法，這原是效法天主，天主願意受造的萬物，尤其是人，該按着他們本然的性質，爲他們自己出力，因爲天主的上智，「從這個目的，達到那個目的，固然極其有力，然而支配萬事却是很溫和的。」

然而若是仔細思想，這些話的原來意思，細看這些事實，明顯着許多這類人的意向，不是別的，只是要叫兒童的教育，與天主的法規，脫離關係。故此近來便發顯了一件新奇的事，有許多教育家，哲學家，他們勞心費力，尋找一本訓育青年的書，來傳布，好似並沒有天主十誡上的命令，並沒有聖經上的勸諭，連天主深深在人心刻上的，又用理性宣布了的，且親自在十誡板上

頒定了的性律，也並沒有似的。因此也有些這類的新教育家，只因聖教會所用的兒童教育法，是根據天主的權柄和神聖的法律，他們便輕慢小看，用侵略，幼稚，落武，等等名稱來稱呼她。

在這件事上，他們實在錯誤的很可憐，因為據他們說，是提倡恢復兒童的自由，實則把兒童陷入狂傲縱慾之中，按他們的謬論，人性不該受法律約束，這些偏情，乃人性的一種需要，自然便該認為合理了。

但有更大的錯誤，就是這類教師，因着他們的錯謬，雖是徒然，却膽大妄為，要用塵世的研究，本性的經驗，考查兒童教育上，屬於超性界的事務。比如，入會修道的聖召，及一切天主聖寵，在人心中的施行的神妙工化。這些工化，雖然提高了人性的能力，但是遠遠超過人性能力以上，不論如何，決不能服從物理的法律，因為「風要在那裏吹起，便在那裏吹起。」

二 性教育的危險

到底禍患更大的，是那些主張全隨本性引領的思想學說，已經侵入人類教育裏，關於道德廉恥最艱險的一部份。因為到處都有很多的人，昏愚無知，不顧危險，主張提倡性的教育。他們錯想自己，拋開宗教和孝愛的保障，單用本性的法術，便能預防青年不受私慾邪情的害。遂把危害的知識，不分性別，灌輸在青年腦海中。最可惡的，是老早就給他們縱慾的機會，據他們說，爲使青年的心意，在這類的事上習慣了，自然對於性的衝動就不受害了。

這等人最大的誤點，在於不承認人性生來的軟弱，也不承認我們肢體上所有的法律，按聖保祿的話，這個法律相反良心的法律。並且連我們素日所經驗的，他們也冒然否認，就是青年人較比別人，更屢屢陷入邪途，不是因爲知識不足，實是因爲意志軟弱，易受誘惑，離棄天主的相幫。

對這件極不容易的事，審量各種情形，如果那些，由天主領受了教育兒童的責任，同時也得了相當能力的人，該當在合式的時期，訓誨一個青年，他們必該用聖教會的教員所習用的，防範的方法。安多尼亞諾描寫這些方法說：「我們的軟弱，和我們向惡的偏情，到了這樣可憐的地步，甚至於連改正罪惡的好主意，也能成了引誘犯罪的機會。故此該如同明智的父親，幾時若向兒子談論這類醜陋的事情，必定很加小心，決不致於把這類可怕的瘟疫，傳染了普世所用的方法，都叫兒子知道，怕的是，正打算滅邪情的火，反到在兒童脆弱的心中，把將息的火又點起來了。簡便些說，幾時指教兒童，單用引領他們心中愛清潔，禁止他們犯相反清潔的毛病，所用的方法就足設了。」

三 男女合校的誤解

還有一種教育青年的方式，也是很錯誤的，並且與聖教會的教育有害，

即是素常說的男女合校。主張這種方式的人，許多是因爲不想或不承認，人生來都受了原罪的沾染，到底大多數，是因爲受這種概念的煽惑，以爲人類合法的家庭，好似完全平等的男女隨便的結合。其實萬物的主宰天主，願欲男女正式共同生活，只在合法的婚姻中，從此在家庭在社會中漸次的分散開。就人性看來，從人性所生的男女，軀體，性情，資質大不相同，實不能尋出一個，該當以共同一致的教育。造就男女的理由。但是天主的上智，安排男女兩性，是爲他們一在家庭，一在社會，彼此補其不足；也正因著他們心身上，彼此所有的不同，更能善盡這個責任。爲此在教育訓練上，該注意這個身心的不同，而且還該用合宜的區別，及與年歲景況相宜的分離，來保護他。這種原則，按聖教會明智的規定，不單現時要緊在各學校中遵守，尤其是在青年危險的年歲，與他終身行爲大有關係的時期；而且在體育練習上，也該特別注

意女子應有的教友端正。本來女子在衆人眼前出頭露面，很是不相宜的。

所以該常記憶神師耶穌警誡的話：「世界因爲有引人犯罪的事，是該受禱的。」可敬諸神昆，余懇切激發你們的經心在意，起來反對這種極兇險的錯謬，他在信友當中傳佈的已經很廣，爲青年有了很大的害處。

適宜的教育

爲得到完備的教育，要緊注意使兒童受訓練時，一切教育都與抱定的宗旨，妥善相符。

一 信友家庭的教育

天主既立了家庭，爲盡這教育的職務，按本性的需要，首先當負訓練兒童之責者，當然是兒童的家庭。故此完善整齊的家庭所施的訓育，理當認爲是最恆久最妥善的；而且父母家人越與兒童立善表，訓育的效果也越大。但

我的意思不是要討論家庭訓育的一切問題連討論其重要綱目的意思也沒有。原來家庭訓育的範圍很寬，古今許多的教育家，本着聖教會道理的精神，都有很好的著作，其中名譽最高的，數着前邊提過的安多尼亞諾，他把聖教會兒童教育的問題，講論的十分透澈，聖加祿包羅美，當着爲父母的教友，共聚在聖堂中時，曾命人當衆念誦這本書。

可敬諸神昆，我願欲留心的，是現今的時代，關於家家訓育的事情，是怎麼失敗了的。實是因爲人，對於自由職業，對於公共職務，無關重要的事務，都肯勞心費力，下功夫預備，對於訓育子女，本是家長首要的責任，大多數的父母，反倒冒冒失失去辦，絲毫的準備也沒有，這是因爲他們沈沒在世俗的事務當中了。此外爲減少家庭訓育兒童所護的利益，差不多到處，驅逐幼小兒童，離開家庭的風氣，日盛一日；所借的說辭，有經濟方面的，如使他去習藝經

商，也有政治方面的。還有的國家，強迫兒童離開家庭的團聚，送入毫無宗教思想的社會學校，雖說是爲訓練兒童，其實正是爲摧殘兒童。原來他們的宗旨，是要使兒童，按着他們鼓吹共產的希望，都沾染上殘忍仇恨的心思。這樣殘殺無罪的兒童，比先前更是兇狠。

爲這個緣故，我因耶穌基利斯督對於人衆的聖愛，懇切呼求諸位靈魂的善牧，絲毫不遺餘力的，或講論道理要理，或用言語文字，在百姓當中廣爲宣傳；不但泛泛的說，還要細細講，使爲父母的教友，都完全明白他們對於子女聖教會道德公民的教育，擔負什麼責任；也使他們明白，除了立好表樣之外，用什麼規矩方法，更容易辦理這種教育。這類的指教勸勉，聖保祿宗徒在他的書信上，是常提不倦的，尤其是在他給厄弗所人寫的信上，除了別的事之外，還囑咐這件事：「你們爲父親的，不要激怒你們的兒女。」這樣的招惹

激動，却也不單因父母待兒女過餘嚴厲粗暴，特是因爲父母，不担對兒女生來的脾氣性情，不知道合適的訓練方法，尤其是因着家庭中習慣用的，那種溺愛無力的管教法，因此縱放養成兒女心中的偏情。故此爲父母的，同樣兒童的師長們該留心，他們原是代替天主，使用天主賞給他們的地位權柄，完全爲兒女的好處，決不該爲叫自己得利益，但該栽培訓練兒童，到甘飴聖善敬畏天主的地步。敬畏天主乃諸上智之始，只在這敬畏中，纔能有真實敬長的心，失去了這個敬畏，家庭社會都不能有恆久的秩序，安靜的和平，及各種順利。

二 聖教會的教育

人性，特是因原罪更敗壞了的，人性的力量很軟弱，到底天主因無限的仁慈，用聖寵極豐富的相幫，和聖教會所有的，許多清潔人心，引人向善的方

法，扶助他。所說的聖教會，就是基利斯督的大家庭，他便是一個，與各個小家庭，極適合極連貫的掌理教育的。

聖教是極適宜於訓育的處所，她不但有賞人聖寵的聖事，不但有能陶冶青年向善的禮儀，有莊麗的聖堂，其中的禮節，雕刻，繪畫，及琴樂歌聲，為啟發熱愛莊嚴的心情，有很大的相幫，而且還津貼輔助很多各式的學校團體，及各種的訓育機關。這些事業的宗旨，是為用有興趣的方法，及體育的訓練，養成青年的道德，知識，學問。聖教會輔助提攜這類事業的富力，不但顯示聖教會慈母式的照管，絕無第二，實足令人驚訝，而且證明聖教會和家庭中間，所有的奇妙協和；至於能決定聖教會和家庭，是純正教育神聖惟一的處所。

三 學校的教育

到底新生的子女，該授以富強國家的藝術和科學，家庭獨自不能担負這個責任，所以纔興起公家的教育。但是最須注意的一層，就是聖教會和家庭，協力合作，遠在國家以先。所以若按歷史的憑證，追究文學的根由，便知學校原是爲輔助家庭和聖教會的。因此公家學校，不但不能與家庭或聖教會反抗，反該極力與她們合作，以致於學校家庭聖教會共同組織一個純正教育的聖所。若不然，學校背離了他的宗旨，必要變成毒害青年的地方。

這件事情，連那位對於青年教育，很享大名的俗人（多馬塞武）也明白的承認。他的著作，因有偏於自由的謬見，雖不能完全採用，但他却也說過這話：「學校若不是聖堂，便是禽獸的巢穴。」又說：「兒童教育上，若智育不與宗教家庭社會所重的德育，互相連貫，人便成了可憐無能的。」

因此，那些稱爲「中立的」或「凡俗的」學校，自然是必要把聖教會

教育的基礎推翻，從學校中剷除宗教的思想。這些學校，表面上是中立，實際上却是排斥仇恨宗教，至少將要到這個地步。

自然不必也用不着，把前任教宗，特是比約九世，良十三世，所聲明的事，再行重提；正當他們的時代，這種凡俗主義的大瘟疫，侵入了公家學校，我只把他們的懇求，和聖教法律的規定，重提明證一番。前任教宗的訓誡，和聖教法律的規定，禁止公教青年，不拘據何理由，也不許入無宗教或混合的學校。混合的學校，就是不分公教和教外，都在一齊訓育。到底在幾種特別時期，地點，特別環境上，只有主教能審斷，准許入這類的學校。還有一件不能容忍的，就是學校中，尤其是若只有一個學校，一總的兒童都該入這個學校，雖然課外教授公教青年道理規誡，到底沒有公教教授，公共教授公教和外教兒童以學問藝術。

也不可因爲在某學校教授宗教學（普通教授的也不彀）就以爲這個學校，尊重聖教會和家庭的權利，便值得受公教學生的歡迎。因爲爲使任何學校，實在有這種光景，最要緊使訓育學理，學校制度，教授課程，及各科所用的書籍，都滿注聖教會的精神，服從聖教會慈母的指導監察，且能使宗教自己，定立全盤訓育方法的基礎位置。且不但在教授初級學科的小學該如此，在教授高級學科的學校也該如此。按教宗良十三世所說：「不但在一定的時間，該以宗教學教訓青年，其餘各種訓育中，也都該有熱心的意味。若不如是，這個學善的習慣，入不了教員學生的心，也不能燒熱他們的心，從各種科學中，得的益處很少，而往往受的害處反到更大。」

到底也不可以說，國家因他的民人，對於宗教的思想不一致，除了用無宗教或混合的學校，實在爲辦理兒童的教育，沒有別的辦法。因爲只要國家

允許聖教會和家庭，辦理教育的工作，隨便繼續完善辦理，便能更明智更容
 易管顧國民的教育。其實這種辦法，本來能設實現，並且使家庭滿意，使公家
 的訓育和安寧，都獲實益，據我們在幾個國中的觀察，便可以證明。有幾個國
 家，國民所信仰的宗教，雖然大不一致，到底學校的制度設施，不但關於教義，
 絲毫不侵犯家庭的權利，因為在那裏爲公教青年，另有公教的學校，而且國
 家頒發的教育經費，對於家庭據理所要求的學校，也是公平正直的。

但在其他複雜信仰的國內，事實大不相同，因而公教人民，受了很大的
 損失。他們爲妥當訓育子女，只得自己捐資辦理學校，全賴主教們提倡指導，
 及司鐸修士的相幫。他們實在沒有忘了，所擔負的重大責任，大方勇敢，實在
 可嘉，抱定公教青年，該受公教教育的宗旨，如同是他們工作中，首當顧及的。
 他們所辦的學校，若不能按着公理的要求，得着公家經費的補助；至少政府，

若不願意蹂躪家庭的權利，不願意壓迫合理的自由，便不能限制或取締她，不拘在什麼地方，這個自由的根本（教育）受攻擊，或假借許多的理由來限制，實是公教信友不曾積極努力，或不肯有所犧牲，保護他們的學校不受損害；不曾注意，使關於教育的法律，定的公允。

公教的工作保護教育

實則信友們，爲提倡保護聖教會的學校，使他們的兒女得益處，不拘作什麼，一定沒有疑惑，都是信仰的工作，更好說是盡公教進行的職務，實在叫我爲公父的心喜歡至極。這些竭心盡力，用各樣方法，專務這極重要工作的團體，實是該特別讚揚的。

所以該極力的宣傳，使衆人都理會知道，信友們爲他們的兒女，要求公教的學校，決不是辦理政治黨派的工作，只是盡他們信仰的責任，按他們良

心的要求，實在不得不辦。並且他們的意思，不是要使他們兒女，喪失國家的觀念和精神；却正是要用極完備，且與國家的利益極符合的方法，來栽培他們。因為真正的公教人，受了公教道理的訓練，因此纔在不拘任何合法政體之下，顯出他是極愛國的好國民，忠誠實意的服從國家的政權。

在這等與聖教會及信友家庭符合的學校中，決不致於發生什麼危險，使學生所受聖教會的訓育，被各樣假科學的煽惑；只須教員們，盡他們教師的責任，把書中錯誤的謬理，指點出來，辯駁明白，叫學生體察。如果施用這般的防範，用純正的道理來補救，那麼聖教會青年的教育，不但不能因此受害，反倒能得利益。

用這種訓育法，研究國語文學，也決不能使聖善的道德，受些微的影響，因為聖教會的教師，好比蜜蜂一般，只採取花中純潔的部份，其餘皆棄而不

顧這原是聖巴西略教訓青年該如何習讀文學說過的話。

這種重要的防範，連外教人坤提良也主張。其實却不阻止聖教會的教師參考使用，一切爲教授科學，爲現今適用而妥善有益的文學。按聖保祿的話：「要查考那一切的事，持守那聖善的。」所以幾時採用新文學，却不可輕易棄捨自古以來事實證明有很大効力的舊文學，尤其是在研究拉丁文。可惜這種研究，因忽略了教授的方法，這個固然是不對的，眼見一日比一日衰敗。其實這種方法，爲人文的進化，實在很有用，特别是在聖教會的學校很盛行過。按老年傳下很好的風俗，聖教會學校的青年，處在現今的環境，固然該研究文學科學，但同時也該切實通澈正經的哲學，必須把彼輩漫無倫次的輕浮拋開，他們真如塞內加所說：「若他們未曾去追求那些無用的知識，恐怕得到了緊要的知識。」故此教宗良十三世的幾句言簡意賅的話，聖教會的

教員，都該常念不忘：「必該辛勤努力，不但使教育的方法合宜完備，還該使文學科學上的訓育，完全與聖教會的信德相符，尤其是在哲學，因為各種科學正確的理論，大半是根據哲學的。」

一 培植良好的教師

但是學校有功效的成績，不在有妥善的規則，實該歸功於正直的教師。這等教師都有很好的預備，並且對於教授學生所担任的科學，都很精通；思想品行，都有榮譽，相稱他們重大的職務。他們對於所管理的青年，滿懷超性潔淨的愛情，如同愛耶穌基督，愛聖教會一般，青年便是他們極可愛的兒子。因此他們也實心的注意家庭和國家真實的利益。故此我得到很大的安慰，實在該感謝全善的天主，因為見了修士修女當中，有多少人，為教訓青年兒童的緣故，犧牲了他們自己，成了多少極好的男女教師。並且這些人，為

更堅定他們的心志，進了特別的團體公會。這些團體公會，好像是公教工作最尊高最穩固的相幫，實在是該稱讚該推廣的。他們拋開自利的心，熱心勇敢，去專務管理栽培青年的工作。這種工作，聖厄我略那西昂稱他是「藝術中的藝術，學問中的學問。」這等精通聖教會教育的人，原是衆位神牧，各修會上司，該極力栽培的。神師耶穌的話：「莊稼可是不少，工人却是不多，」即爲這等人也很相符，所以我懇切祈求天主，再多打發些工人纔好。此外還要緊按青年所處的環境，指引保護他們的教育，因爲他們如同蜜蠟，容易沾染惡習，所以不論他們在什麼環境裏，常該替他們剷除敗壞的機會，因爲不好的往來，敗壞好品行。

二 痛斥世道的衰微

至論現今的時代，敗壞青年道德信仰的機會，越增加的多了，所以也越

要緊辛勤的防備。特是那些邪書惡書，許多的價值很賤，不懷好意的傳佈；還有電影，如今又有了無線電話，足以教大多數人，容易知道各樣的事，容易看各樣的戲。這類的東西，不拘爲宣傳什麼，都是很有力量的相幫，假如若按純正的原則，好好管理，必定爲訓練，教育，都能有很大的益處。可惜大半都爲鼓吹私慾，及不能饜足的貪心利用了。聖奧思定曾傷嘆，當時的教友喜看遊牧戲的熱烈，也曾以很激烈的話，述說他的朋友亞利比武的荒唐，幸喜這個不過是一時的。現今有多少，被這些新戲惡書勾引壞了，該當叫他們的父母師長痛哭的青年呢！

故此凡是本着聖教會的精神志意，專務教育，保護青年心志的事業，都是該當稱讚相幫的。他們用對症的書報，叫父母師長認透，那些用惡書惡戲，謀害信仰道德的狡滑詭計。並且努力，在民衆中散布好書，扮演與良好教育

有益的新劇，有時還用大批的款項，建築戲場電影院，不但爲教友的道德，沒有絲毫的妨碍，反倒有很大的益處。

但我所說該用的這等保護防範，決不是叫青年和那些與靈魂肉身很有關係的人，斷絕來往。只是爲叫他們得着保護，有了教友の勇敢，特別是現今的時代，去抵抗世俗昏迷的錯誤，世俗，按聖若望的話，完全是「肉身的貪慾，眼日的快樂，生活的驕傲。」按忒滔良論起初的教友所寫的，「與世俗往來，却不沾染錯謬，」時時代的教友該怎麼樣，現時的教友也該怎麼樣。

因看忒滔良這句話，提到了我本打算末後再說的一件很有關係的事，就是聖教會的教育，從他本身的宗旨看來，究竟根據什麼。這件事情若仔細思索，便明若觀火的，顯出聖教會有教育至高的職務和責任。

聖教會教育的宗旨和方法

聖教會教育本身，直接的宗旨，是與天主聖寵合作，使人成爲真實齊全的信友，即是在因聖洗復生的人身上，表現基利斯督；就如聖保祿所說極誠懇的話：「我的小子們，爲你們我又受一番產生的苦，直到基利斯督的像，完成於你們心中。」因爲真實信友，該在基利斯督身上，度他們的超性生命，「基利斯督就是你們的生命。」在一總所辦的事上，都該發顯這種生命，「爲叫耶穌的生命，在我們有死的肉身上，顯明出來。」

一 造就真實信友

既是如此，所以人類的行爲，或歸於肉身靈魂，或歸於知識道德，或歸於個人家庭國家，完全的綱領，都包括在聖教教會之內，不但絲毫不減少他的力量，實是爲用基利斯督的表樣道理，來鼓勵指導成全他。

所以一個真實的信友，受了聖教會的教育之後，便成了超性的人。他的思想審斷，及他恆心如一的工作，完全合於耶穌以表樣以道理光照了的正理。實在是個心志堅強的人。因為性質純正的人，不是那些自以為是，固執己見的人。乃是個謹隨永遠公義正理的人。外教詩人阿拉西也明白這個理，所以他讚揚義人的時候，同時也提固執己見的人。但是，若不如同真實信友的行爲，把該歸天主的給天主，便不能完全遵守公義的正理。

聖教會教育的這個宗宗，教外人免不了以為是個虛妄的思想，甚或認為這個主張，若能實現，必定摧殘至少敗壞本性的能力，並且是人生工作的障礙，所以必然不能與人類的社會，及現世的順利合作；為各等文學科學藝術，及人類和國家進化的前途上，也有很大的害處。這種懷疑，古來的外教人，雖很有學問，但不明白聖教會的事理，且又被成見的迷惑，也曾設想過：可惜

近來的時代，更是屢見不鮮，更顯凶猛了。忒潯良解釋說：「我們不是世外人，我們記念對於造萬物的主宰天主，該感謝的義務。我們盡力檢點，不敢妄用或浪費天主造的萬物。況且我們在這世上居住，不能沒有街市，浴室，酒館，商店，客棧，及你們的集市，和一切的來往。我們航海，當兵，務農，經商，樣樣同你們在一齊。故此我們習練的藝術，發明的工作，也是爲你們的用處。我們既仗着同你們來往活着，我不知道，怎麼還拿我們當作，爲你們的事務，是無益處的人。」

二 完成高尚國民

因此可知，一個誠實的信友，在此世上，決不致於放棄該作的事，也不抑止本性的能力，反倒涵養牠，成全牠，把牠與超性的生命合併，使本性生活的方法更完美，得着更有效力的幫助。這類幫助，不但爲靈性永遠的事務，而且

爲現世生命的需要，原是很合宜的。

這件事實，聖教會的整個歷史，和教育史，完全可以證明，直到如今文明國家及人類進化的史料都和這歷史相符。聖人的行實却更能表顯這件事實，他們從聖教會獨一慈母無窮的生育中而生，表現了聖教會教育完美絕對的理想，光耀了人衆的團體，使各類人都沾了實益。他們對於人類，功勞實在不小，在國家的各等階級中，及生活的各等環境上，因爲立了齊全聖德的美表，都很出名。因爲這些人中，有的是鄉間老實的農夫，有的是文學科學的博士，弱小的工人也有，軍隊的將領也有，有當家長的，有爲國君的，有嬌弱的女子，有管理家務的婦人，還有做王后或帝后的。但是我可用何等讚美，來稱揚那些傳佈福音的人呢；他們在開教的區域，下很大的辛苦，爲人也造了暫生許多的幸福，使蠻野的民族，得了信德的眞光以外，還得了文明國家進化

的利益。我該怎樣讚美那些本着基利斯督仁愛的精神，爲相幫別人，創了各樣善舉的人呢？還有那些創立男女修會的聖人，實在很多，我又該怎樣讚誦他們呢？他們把聖教會教育的事業，委派他們的修士繼續傳佈，實在爲家庭爲國家，有了非凡的利益。

三 以神師耶穌爲模範

請看這些事實，都是從聖教會教育發生出來的恩惠，實是因爲聖教會的教育，能仰賴基利斯督，把人提拔造就到超性生命和道德的地步。神師耶穌基利斯督我等主，既是這生命道德的原始，也是他能賞給人，所以他給一總處在各等環境的人，尤其是青年人，把自己作爲表率，特是他年長的時候，是人該瞻仰效法的。因爲他專務一切關於個人家庭社會的德行，雖在天主及人前很光耀，他卻隱藏勞苦着度生。

結論聖教會教育的成績

這類的寶藏向來未曾十分看重，如今也不過略提了一二，原與聖教會
有密切的關係，好似聖教會的性質，專爲掌理這類寶藏。因爲聖教會，本是基
利斯督神秘的軀體和淨配，所以也是個富於生育的母親，尊高完美的教師。
故此博學的大聖人奧思定，不久我們要慶祝他去世十五世紀的週年，他因
對於聖教會的聖愛所感動，呼喊說：「聖教會你真是教友們的慈母，你不但
講勸該至純至潔的恭敬天主，得了天主，便得真福的生命；你還對於衆人真
有仁慈愛情，使因罪惡呻吟的靈魂，在你面前，能找得各樣病症的良藥。你用
誠實訓練孩童，用勇毅訓練青年，用靜養訓練老人。不但按人肉身的年齡，還
按人靈魂的狀況，教導人：你使爲兒女的，歡心服從父母，使爲父母的，慈愛管
理兒女。你用聖愛的鎖鏈，連絡弟兄，比血統的關係，還更堅固密切，你把民人，

把種族把衆人，本着同由一原祖的思想，不但以社會，而且以手足之情，連合在一起，使爲君的照管百姓，使爲民的服從君長。你詳細指教我們，該尊重誰，該愛慕誰，該恭敬誰，該畏懼誰，該安慰誰，該教誨誰，該申斥誰，該責罰誰。教我們知道，雖不能衆人一律相待，到底該愛衆人，不該教任何人受害。」

可敬諸位神昆，如今我們大衆向天上，舉起我們的心神，抬起我們的手來罷，呼求我們的大司祭，我們靈魂的善牧，天上的君王，萬王之王，用他全力的力量，使聖教會的教育，在普世上，一天比一天更得極美好效果，而且日益增多，使普世各人各國家，都沾利益。

可敬諸位神昆，我以慈父的心腸，賞賜你們，及你們的司鐸信友，宗徒的降福，作爲天上此等神恩的徵兆。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余卽教宗位之第八年，自羅馬聖伯多祿聖殿發。

教宗比約十一世

中華民國廿五年六月出版

論聖教會的教育

翻譯者 公教教育聯合會

出版者 公教教育聯合會

印刷者 傳信印書局

發行者 公教教育聯合會

北平關東店胡同甲一號